

“不因单个指标大调政策”透露的信号

周子勋

9月20日至21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着眼于综合性目标,不会因为单个经济指标的变化而做大的政策调整。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表示,要通过进一步改革解决地方政府筹资问题。

“不会因为单个经济指标好坏推出强烈刺激政策”的表态耐人寻味,按一般逻辑,为避免经济下滑过度,宏观调控部门应当积极应对。近日公布的国有企业利润、企业家信心指数等数据都不是很强,而此前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贷款、FDI、用电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有全面下滑的趋势。这些都显示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不仅如此,中国8月还面临资本外流的问题。8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环比减少311亿元人民币,再次出现下降情形。尽管8月份贸易顺差498.3亿美元,同比扩大77.8%,由沪港通带动的股市升温也吸引部分国际资本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占款仍然下降,表明外资金流出中国的趋势在加强。

较为乐观的是,经济转型的步伐正在加快,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明显要快过制造业和农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按购买力评价计算,

2013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0国际元(国际元是购买力评价的指标),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超过这个点。而二战后凡是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国家,如韩国、日本等,经济增长几乎都出现较大回落,降幅高达一半甚至更多,其中典型例子是钢铁、汽车、发电量指标的回落。中国目前的情况也很类似。

尽管央行表示主要金融指标仍在合理区间运行,但相信货币政策“定向宽松”具有暂时性。近期央行推出5000亿常备借贷便利(SLF),并下调了正回购利率。接下来,各方在如何“稳增长”方面存在较多分歧。此前,央行与发改委两位官员的表态,透露出“定向宽松”转向的可能性。在7月中旬的一次论坛上,央行副行长徐诺金表示,经济已处于准通缩状态,当前需要“降税、降息、降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8月19日,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称,中国经济尚未摆脱中长期下降通道,建议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为稳健偏松。这些都表明,在决策部门内有关“定向宽松”还是“全面宽松”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

而最近在SLF相关传闻见报之前,两大官媒也针锋相对,这似乎表明在货币政策操作上,中国政府内部尚未取得一致,存在不少分歧。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评论认为,“强改革+巧调控”的政

策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发展的“稳定器”,成为中国完成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五大任务的支柱。而另一家官方媒体人民网则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本身就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在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普遍共识,是否降息、降准都应该取决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降息不是改革的对立面。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采取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既不会改变改革的目标,也不会改变改革的路径。这种混乱与矛盾的政策信号在经济低潮期尤为不利,很容易挫伤市场信心。

不过,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高层领导人上月齐聚北戴河,一致认为年底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推进改革,优先于出台刺激增长措施。有消息人士透露,政府的底线就是稳定就业以及不发生大规模的债务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经济增长7.3%-7.4%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政府可能会下调2015年的增长目标。这一转变反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新常态”的提法正在对决策过程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就业形势良好,这或许是中国政府仍然能够保持“定力”的原因。但应看到,在高负债率运行下的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就业,也意味着债务链条能够持续滚动下去,不会因为现金流断裂引发流动性危机。在宏观调控一直保持“定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流动性风险抬升。8月全国财政收入仅为9101亿元,年内单月财政收入首次低于1万亿元,同比只增6.1%。与此同时,7、8两个月的融资活动大幅萎缩,影子银行活动几乎停滞,显示货币政策虽然是“定向宽松”,但传导至基层却是实质性的紧缩。在财政收入放缓和货币紧缩的双重挤压下,高企的地方政府及企业债务将再度引发市场担忧,维持债务链条持续滚动,避免爆发系统性风险,是政府应该考虑到的因素。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出现意外数据的可能性在逐渐加大,这很可能将成为另一种“常态”。对于决策层而言,如何把握政策的松紧度将成为接下来一段时期的重点议题。通过SLF和正回购,对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的信心起到了作用,它也透露出运用定向宽松政策而不是全面放松的坚定态度的信号,这个信号意义值得市场重视。

焦点评论

银行排查大客户贷款风险,提防经营者涉腐冲击波

别让救市伤了老百姓的心

刘英团

央行9月19日发布2014年三季度银行家、企业家调查问卷显示,本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有所回升。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29.2%,较上季度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56.1%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正常”,较上季提高5.2个百分点;42.8%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偏冷”,较上季度下降4.6个百分点。

与银行家乐观相比,对居民的调查数据就显得不那么乐观了。以房价为例,我国的房价与收入之比与国际水平相比,高得离谱。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在用必要的经济及行政手段来调整房价,但房价远没有达到公众的期望值。央行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59.5%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对于下一季度的房价,居民预期“上涨”的占比为19.2%,15.8%的居民预期房价“下降”。对于物价,则有31.5%的居民预期下季“上升”。

尽管从政府到专家学者均称,房地产调控新政已初见成效,房价上涨势头已被遏制。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也很不满意。种种迹象表明,房价的微跌很可能在地方政府的“救市”新政中终止,甚至会出现反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湖南、湖北等省级政府发布文件,第二波救

市正在逐步展开。此前的第一波救市,主要体现在单个城市层面,而第二波已经升级至省级。“鄂六条”的出台,表明本轮房地产救市的第二波正向纵深展开。

历史经验显示,每当市场低迷之时,政府就急不可耐地推出救市政策。倘若市场继续没有好转,在省级政府“救市”之后,国家层面的第三波“救市”也有可能出台。

截至9月18日,46个限购城市当只剩几个没有取消限购,其它都已正式或变相放松限购,以落实双向调控为名构成了今年第一轮“救市”政策。现在,楼市大有将进入“后限购时代”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1-8月一线城市量跌价挺,成交量普遍下滑,仅有广州成交量微涨5.9%,京沪深成交量分别下滑40.9%、29.8%和35.6%。虽然目前一线城市出现个别楼盘大幅降价现象,房价上涨幅度放缓,但成交均价依然坚挺。

现在不少省市(如福建、湖南、成都、武汉等)均有尺度较大的政策出台突破“双向调控”,开始第二波“救市”。如此看来,出现新一轮的房价上涨潮都是有可能性的,这让人忧虑。也难怪有网友调侃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从房改到现在,调控的大鼓已经不知道播了多少遍了,现在听到鼓声已经感觉不到多少杀气,反而越来越觉得像是一段优美的旋律,一场让人陶醉的舞蹈。”



银行排查大客户,缘起中央抓反腐。贪官落马百姓笑,大户收监银行哭。高官帮衬钱好借,坏账发作洞难补。今后放贷要谨慎,切莫轻信权背书。

郭忠惠/漫画 孙勇/诗

民间金融市场再也不能放任自流了

莫开伟

目前,民间融资市场规模已超5万亿元,由于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和相应机制缺失,导致民间投机性借贷泛滥、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等现象频发;加之受经济下行大环境影响,再次引发多地老板跑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大幅增加,民间金融风险呈进一步放大和爆发趋势。

顾名思义,民间金融市场即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往往被称为“地下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它是国内金融体系缺失、利率政策管制过严等因素引发的结果。在当前我国二元金融结构现实背景下,民间金融市场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弥补了正规金融组织在服务社会经济上的不足,为活跃社会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我国政府在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监管上,存在严重用力不均现象,尤其在民间金融活动监管上相当不足,至

今民间金融活动监管尚未纳入立法程序,比如《民间借贷法》难产,民间金融活动一直游离于非法与合法“灰色”边缘。政府虽然出台了一些引导民间借贷活动健康发展的管理条例,尤其温州金融试验区还推行了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等等,但这些条例和制度大都属地方政府推出,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强制性,在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上作用有限,尤其在遏制民间借贷无序、盲目等恶性发展上更显得无能为力。一句话,民间金融市场仍然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状态。民间金融活动监管缺位和多头监管并存,比如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由各地金融办监管,投资公司由中介机构归工商部门管理,典当行由商务部门监管;多头分散管理使监管长期缺位,担保、中介、小贷等机构纷纷“不务正业”,违规吸存放贷,更加剧了民间金融市场混乱局面。

令人担忧的是,在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导向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和矿产开采两大领域,因为只有这两

个产业的获利能支付高昂的利息成本;但受经济下行影响,民间金融市场乱象引发的金融风险和不稳定社会因素开始凸显:一是导致了风险传染给金融行业,如一些企业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两头融资,导致金融系统不良贷款攀高,形成恶性循环,危及区域金融安全。二是加剧了实体经济恐慌。如近期一些企业家不堪高利贷重压纷纷跑路,使银行“草木皆兵”;银行为控制风险不愿续贷,正需金融输血的实体经济融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三是造成了群众利益受损,影响社会稳定。当前民间借贷中存在大量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涉及人数多,一旦民间借贷崩盘,会引发大量涉黑暴力催债行为,不利于社会稳定。

因此,在对民间金融市场监管上,各级政府及监管部门再也不能犹豫不决,更不能放任自流了,应增强规范民间金融市场监管立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把引导民间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纳入重要施政目标。

一是加快民间融资活动立法进度,

尽快出台和实施《民间借贷法》及系列法律法规,将民间借贷活动纳入正常金融监管范围和法治化轨道,将全部民间融资活动置于阳光监督之下,确保民间融资活动的合理规范和健康有序。二是各级政府及监管部门密切配合,加大民间借贷活动整顿力度。成立民间金融市场监管职能机构,充实力量,加大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融资活动的监管力度;尤其对房地产及其他产能过剩产业进行的非法集资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要建立灵敏的社会监管及反馈机制,增强打击非法融资活动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并做好各种防范预案,防患于未然,力争将各种非法融资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三是加快改革步伐,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降低金融准入门槛,统一金融审批部门,实现金融充分竞争,并将民间资金引入金融行业。同时,推动金融业实现经营转型,提高服务效率,创新服务产品,拓宽金融服务渠道,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金融需要,避免企业过多依赖民间融资。

(作者单位:湖南怀化银监分局)

算法经济 | Li Bin's Column |

注册制改革卡在哪,拿出来晾一晾如何?



李斌

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证券市场的改革陷入了胶着状态。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拖延的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拖延的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拖延的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第一,国企终于被逼上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道路。由于股票不能自由发行,许多国企达不到上市所要求的财务指标,加之管理层要“呵护”二级市场,这就迫使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只好暂且在场外进行。

第二,由于股本融资渠道不畅,整个经济体负债比率大幅度提高,以致产生了金融危机的预期,对此证券市场要负一定的责任。

第三,新股发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争议连连。为了保护二级市场,先是不进行股票发行,然后又用严格审查的方式将许多企业逼退;现在,则运用各种不冠以正式名称的手段控制股票发行数量。经过这一系列反复之后,如今似乎终于雨过天晴、歌舞升平。

据,几个月后就要推出注册制改革方案了。但是,扫视一下当前的市场,探听一番舆情,哪里有一点儿实行注册制的味道?又有多少儿表现出了实行注册制的渴望?

这是令人担忧的。笔者尤其注意了监管官员们今年以来的历次讲话,发现很少有官员谈到自由发行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强调“注册制并不是不要监管”,“要搞适合国情的注册制”等等。这分明是在为要降低社会公众对注册制改革的期待。在这种氛围之下,注册制改革日程的公布,并不能使人高兴。笔者怀疑,最终搞出来的那个“方案”,很可能还是相当不彻底的,又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怪物。

因此,本栏目再次呼吁,能否增加改革方案制定的透明度?方案如此难产,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些问题能否公开地提出来,摆在桌面上来谈?能否让社会公众既享有知情权,又享有参与权?

许多年前的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民主化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一个看上去似乎很难的问题,一旦诉诸民众,公开征集方案,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绝妙答案。这个答案是那些事务缠身、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员们绝对想不到的。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一道坎儿一下子就这么迈过去了。这是很宝贵的、很值得总结的经验。

如今,在一些人看来,注册制改革就是洪水猛兽,十分可怕。官员们讲话的口气中也透露着种种顾虑。可以说,缺乏注册制改革的气氛,很大程度上就与官员们害怕注册制改革、因而对之讳莫如深、生怕说多了就会冲击市场的心态有关。在笔者看来,这是对自由市场的一种绝对的误解,这种认识甚至可以说是颠倒黑白的。不过,实情是不是这样,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探究真理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把题目交给公众,让大家自由发言。在公开而自由的讨论中,认识自然也就深化了。即使

注册制改革可能在短期内会对市场造成冲击,这种讨论与传播的过程本身也可以化解恐惧,让各市场主体早做准备,作出调整来面对冲击,结果很可能是,当“冲击”

已经公布的若干改革方案,社会反响不如预期那样好,这已经显示出了方案的制定方法本身是有弊病的。目前的弊病是给予行政官员过大的发言权,因而制定出来的方案仍然较多地反映了行政官员们的眼界、态度、观点、风格和利益。例如,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本身就反映着行政官员们对于开放户籍的恐惧心理。目前出台的改革措施大都不痛不痒,缺乏实质性和冲击力,而“为改革而改革”的苗头却已经暴露出来了。这分明是有人在捣糨糊,忽悠人。《土地管理法》修法过程持续如此之久,据说是部委之间意见不统一;哪些部委都发表了什么意见,能公布出来晾一晾吗?部委都是执行机关,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已有的法律与政策;该议政的不议政,满天飞舞的却都是“部委认为”这样的字眼,这就叫“北鸣鸡晨,惟家之索”,绝非国家的祥瑞与福音。据说,改革的重头戏在后边,可是两年已经过去了,“重头戏”究竟在哪里?若是继续这样“顶层设计”下去,恐怕民众对改革的预期又要回落了。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邮箱至 pp118@126.com